

写意

鲁智深『做秀』

汪金友

因为《水浒传》，很多人到河南开封的时候，便想去一下大相国寺，看看当年的鲁智深，在这里怎么拔出了垂杨柳。

我也一样，刚走进大相国寺的大门，就急不可耐地问导游：“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地方在哪儿？”导游用手一指：“请看，那里就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雕像。”顺着她的手指一看，果然在大门里的左边，有一个鲁智深，正龇牙咧嘴地抱着一棵大柳树。柳树的根，已经露出地面。只是不知这组雕像，是泥做的，还是铁铸的。反正看上去黑乎乎的，一点真实感都没有。

我追着问导游：“当年的鲁智深，是在这里拔柳树吗？”导游一笑：“怎么可能？按《水浒传》描写，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地方，是在大相国寺的菜园子。而那个菜园子，在开封市酸枣门外，距离大相国寺，尚有几里地的路程，现在早已无影无踪。如今到大相国寺游

览的人，有一半以上，是冲着鲁智深来的。景区也是没办法，只能搞了这样一组雕塑。”

不管怎么说，来到大相国寺，能够看到鲁智深，总算是一件幸事。于是拿出手机，咔嚓、咔嚓，连拍了几张鲁智深的“拔柳照”。

出得门来，坐到车上，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好笑。是寺庙糊弄游客，还是游客糊弄寺庙？是鲁智深在这里做秀，还是自己在这里做秀？

这么多人来看倒拔垂杨柳，鲁智深也许是高兴的。想当年，只因为几只乌鸦在树上叫，鲁智深便走过去，三下五除二，就把一棵活生生的杨柳树给拔掉了，完全不在乎树也是有生命的，而且上边还有几只乌鸦在住着。这不是摆谱，又是什么？

所以我猜测，在大相国寺里塑造雕像，鲁智深自己也是高兴的——不仅每天接受无数游客的欢呼叫好，而且时不时地，还有一些美女游客，摸一摸他的腰，摸一

摸他的手。

也许，鲁智深自由惯了，不愿意每天都站在前台，与各色人等拍照合影。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既然入了大相国寺的名册，就得听从领导，服从摆布，让你站哪，你就站哪，让你干啥，你就干啥，一切以大局为重。

做秀之事，古已有之。然而现今的做秀技术，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你喜欢“寻根”，就有人制造出各种各样的“根”，而且说得跟真的一样。即便鲁智深是文学塑造的人物，也能让你相信，历史上“确有其人”。还有的几个地方，同造一样的“根”。你说这里是牛郎的家乡，他说那里是牛郎的家乡。

你喜欢“猎奇”，就有人编出各种各样的奇葩故事。很多人还浑然不知，电脑上大数据，早已根据你的浏览足迹，把你的兴趣爱好，全部网罗进人家的系统里。

你爱吃白菜，就天天都夸白菜好；你爱吃萝卜，就天天教你做萝卜菜。

你若居高临下，“下”就可能迎合你的喜好。你喜欢“先进”，就有人培养各种各样的先进典型。你去参观养牛场的时候，就有人把几个村的牛都牵到一起；你去参观新农村的时候，就有人把全镇所有的鲜花都摆在路边；你去召开座谈会的时候，就有人让所有参加者都背会事先写好的“台词”。

做秀的结果，表面看，是皆大欢喜。游客看到了鲁智深，景区得到了门票收入；上网浏览者心花怒放，后台管理者流量暴涨；视察工作的领导，感觉到“先进典型层出不穷，形势一片大好”；做秀的基层工作者，展现了自己的业绩，接着是步步高升。

做出来的秀，虽然也会一时“虚名动众”，但终究不会长久。就像大相国寺中那个拔树的鲁智深，一旦被发现是在哗众取宠，摆姿势做秀，顿时就让人觉得索然无味。

论理

谦恭忌单向

朱国平

日前看视频，见某地一基层领导，在接待上级前来视察工作的领导时，双腿微屈，两手下垂，脸上堆满笑容，给人的感觉是谦恭而拘谨。然而，这同一个人，当他到基层视察、检查工作，新闻图片中占有“C位”的他，完全像换了一个人，一脸的矜持，眼睛似眯未眯，尽显舍我其谁的自满。对上恭谦对下倨，态度迥异，判若两人。

《尚书》云：“满招损，谦受益。”《论语》有训：“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”无论自己位阶海拔几何，待人接物时的谦恭都是一种修养与美德。作为下级，以恭敬谦逊之态面对上级，乃礼仪之所需，亦情理所当然。然如朱熹所云：“谦固美名，过谦者，宜防其作。”如果一见领导，便手足无措，但知逢迎取悦，全然丢失自己，这绝不是一个下级对上级应有的正常态度。

谦恭贵在真诚。一次看手机

上推送的本地新闻，见一个熟悉的地方领导接待上级领导的画面，凑巧晚间散步与之相遇，当我说及在电视上看到他接待领导时，他苦笑一声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最近接待太多，很烦，很累，没几天退下来就好了。想起他在电视上站在领导一旁时脸上灿烂的笑容，我一时无语。

作为一种传统美德，谦恭必须具有对上对下的一致性。现实中，对上谦恭，对下倨傲者，不乏其人。有的地方官员，对上司，谦恭周到细致，绝无半点差池，而对下属，轻则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重则吹胡子瞪眼睛地训斥。

还有的人一旦成为领导，立马由恭变倨，相遇昔日同事或朋友，你不招呼他，他绝不会招呼你，甚至你招呼他，他那木然的表情，让你希望永远不再和他相遇。其实，单一对上“谦恭”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恭谦，是为功利所驱使的职场表演，只能让旁观者甚至清醒

的被“恭谦”者心生鄙夷。

某些官员对上对下态度的迥然不同，是两千余年专制集权体制遗留的积弊之一。清代官员面见皇帝时，需行三跪九叩之礼，而转身面对百姓，则立刻摆出一副“父母官”的威严姿态。这种双重人格的形成，除了历史的原因，还与权力的运行机制密不可分。如果权力只是自上而下地单向流动，官员的升迁贬黜，完全掌握在上级手中，自然会造就唯上是尊、唯上是从的行为逻辑。如此，封建官场中一些人两副面孔，对上“谦恭”对下倨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在《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》中提出的“拟剧理论”认为，人在社会互动中如同演员，根据不同“观众”调整自己的表演。但当这种表演变成常态，真实的自我就会逐渐迷失。在上级面前装出谦卑，在下级面前端起架子，而真实的自我则在这两种极端之间被挤压得无处安放。

上下级关系一旦被扭曲，危害极大。它将本应建立在共同目标和责任基础上的工作关系，异化为纯粹的个人依附关系。为了迎合领导，有的下级常常只报喜，不报忧，上级则容易沉溺于虚假的政绩幻象。而且，恭以事上，倨以对下，由此产生的“示范”作用，对社会的各个领域、各个行业，乃至整个社会的人际相处，都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。

建立良好的正常的上下级关系，必须从制度和文化两方面入手。在制度层面，应当建立多元化的官员评价体系，让民众满意度、工作实绩等因素在官员晋升中占有更大权重。同时，需要加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，把公众监督引入权力监督机制。在文化层面，则要重塑健康的权力伦理，倡导“权力即责任”的理念，消除官本位思想。当我们看到官员不再需要根据对象不同而变换面孔，能对上对下一视同仁，尤其是能对下给以真诚的谦恭，政治及社会生态，便会更加健康与清明。

画里有话

考核仅以台账论英雄

一
考核只看台账，
引导错误方向。
基层看重形式，
建功竟在纸上。

二
实绩何须问群众，
且凭台账论英雄。
生花妙笔美遮丑，
文过饰非吉藏凶。

三
心思不在工作上，
注水充气造台账。
骗得考核好名次，
我便受奖圆梦想。

四
先进指标很有限，
上级考核也为难。
你填台账我认账，
是真作假我不管。

杨光洲 朱晋 诗/图



说事

我们今天怎样做粉丝

游宇明

说实话，我并不讨厌“粉丝”这个词。“粉丝”以前叫“发烧友”，说得直白一点，就是高度崇拜某个名人或明星的人。人是有情感的，别人在某个方面出类拔萃金光闪闪，让自己好感爆棚，为什么不可以喜欢他（她）呢？所以，在我看来，在演唱会上举着荧光棒为自己喜欢的明星喊一喊，在读书分享会上拿着自己购买的图书请崇敬的作家签个名，演员有了新剧第一时间去欣赏，都是很正常的事。说得功利点，这可以促进你所喜爱的艺术门类的繁荣；说得高远点，这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在你关注的赛道上拼搏，进而推动相关事业乃至全社会的进步。

不过，“粉丝”也有两种，一种是清醒的，他们再喜欢一个名人、明星，也要看他做的事对不对，对了，支持；不对，坚决反对；一种是盲目的，他们热爱一个名人、明星，就将其神化，只能听到关于名

人明星的好消息，一听到别人的批评言论就怒不可遏。这样的“粉丝”，说盲目，其实是客气，我更想用的两个字是：愚昧。

我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。有一年，青年演员陈某某在一档节目解读新戏《我的大观园》时提到：“贾宝玉是大观园的希望，不仅仅是因为他是长子长孙，也是因为他在那个时代里面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。”此言一出，在网上炸开了锅。熟悉《红楼梦》的人都知道：“长子长孙”当属宁国府的贾珍。就算在荣国府，贾琏也比贾宝玉更符合这一身份，即使缩小到贾政一支，贾宝玉之前还有早亡的贾珠。

于差错，陈某某本人倒是展露了真诚的态度，她很快在公开场合表示道歉，并承诺以后嘴和脑子会保持一致，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。

依常理，这件事，陈某某既已正确表态也就可以到此为止，毕

竟她只是在谈论一部文学名著时出了点错误，没有骗人钱财，也没有伤人性命，多少折射了一个人的修养，却与一个人至关重要的操守无关，时间稍稍长一点，大家肯定会将这个小插曲忘掉，于陈某某日后的形象并无多大损害。可她的一些“粉丝”却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，偏偏要“忠诚”护主，下死劲将原本已经慢慢平息的负面事情推上热搜。他们罗列出陈某某此前获得的荣誉和奖项，质疑访谈节目审核不严导致演员被指责，认为所有报道此事的媒体都是“挑刺”。南京大学文学教授、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苗怀明指出陈某某的错误后，更遭到其“粉丝”的疯狂围攻，以污言秽语相加，有人甚至还打电话到他单位，骚扰其工作。

面对这类只知道表达“糊涂的爱”的“粉丝”，我真的不知说什么好。只觉得他们的语言、身影如此熟悉。哦，对了，当年这类人也

出现在青年作家郭某抄袭案的网络“现场”，在法槌已经落定，郭某败诉之后，依然为他辩护，对受害者庄某大爆粗口。这类“粉丝”给人的印象是：一是行为粗暴。不晓得讲理，只擅长骂人，哪种言辞激烈，哪种行为超越底线，就来哪种。二是黑白不分。名人明星错得再离谱，他们也要为之站台。宁可错过正义和真理，却绝不想错过名人明星的笑脸。三是始终不前进。网上有一种人，看了一万条资讯，听了一亿遍劝告，脑子还是那个脑子，行为还是那种行为，说的话、做的事依然那么颠覆。

有人曾提出要清理娱乐圈的“饭圈文化”，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。“长子长孙”风波中的陈某某是清醒的，没有被不理智的“粉丝”带偏，但以后出现类似事件，万一碰到不知反省的李某某、张某某呢？再万一有人又去学李某某、张某某，这事儿不是越来越复杂、麻烦了吗？

理性的社会需要明亮清澈的是非，浩然的正气。

太原市高一学生张斐翔在参观时发现，太原博物馆收藏的多个瓷器标识出现错误或者不当，如“红釉葫芦瓶”应为“豇豆红釉瓷葫芦瓶”，“白釉开片瓷碗”应为“仿哥窑瓷碗”，“红釉缠枝花卉纹碗”应为“矾红地白缠枝花卉纹瓷碗”等等。张斐翔将他发现的问题告知馆方后，很快便得到了馆方的回复：邀请他以及省文物专家共同来到太原博物馆，就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。目前，张斐翔所反映的问题已经得到馆方更改。

短评：博物馆的作用不仅仅是展示文物，更应通过展示引导文物研究、文化传承。近年来，博物馆由过去的门前冷落到目前的参观者络绎不绝，这是一种进步，为博物馆作用的发挥创造了社会条件。然而，进入博物馆，带有“朝圣”心理者众，抱着学习、研究态度者寡。作为一名未出茅庐者，张斐翔同学能给博物馆挑错，他的学识与认真态度令人欣喜。博物馆能采纳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的建议，从善如流的气度值得点赞。如此互动愈多，博物馆的价值便愈加彰显。

据央广网报道，日前，陕西周先生遭遇了两次“救护车”中途加价的闹心事：“说好从宝鸡送病人到西安是3000元，半路多加了400元，等返回的时候，说好1300元，又多加了100元！”据悉，类似这些“救护车”是私人承包运营的，有些还是外地车牌。关于中途加价一事，事发地和车牌备案登记地都表示不归自己管。

短评：“救护车”变成“宰人谋财”的“黑车”，当然令人气愤。但是，如此“黑车”竟没部门管，更让人感到无奈与愤慨！从事医护行业服务，须经有关部门批准。批准“黑车”入行经营的部门，怎能对其经营行为、职业道德不管不问呢？侵权正在发生，相关部门有及时制止的职责与权力，为什么对此无动于衷呢？职能部门管理、执法的缺位，助长着“黑车”的肆意勒索。依法管理到位之日，才真正是“宰人谋财黑车”放下“屠刀”之时。

一台网上售价不到300元的设备，经招标采购，中标价竟飙升两千八百多倍。招标方是重庆三峡学院，招标结果：名称“出口防火墙”；品牌“普联”；规格型号“TL-R473G”；数量“1台”；中标价格“850000元”。日前，重庆三峡学院发布情况说明称，已终止采购。

短评：招标采购的初衷，是阳光操作，通过市场竞争，避免暗箱操作产生的腐败。然而，从实际效果看，招标采购并没有杜绝腐败的产生。这并不是招标的方向错误，而是有人找到了招标制度的漏洞，可以完全符合程序规定达到非法牟利的目的。因此，招标制度不仅不能废，而是要更加严格、完善、健全。魔高一尺，道须高一丈。同时，也应警醒，再严密的制度，也须由人执行。加强对参与招标者的廉政教育，提高其防腐免疫力，不是可有可无的，而是必不可少的。财政采购资金在不法分子眼中如“唐僧肉”，招标负责人如取经的护送者，没有正念定力，实在危险呀！